

中国小说史丛书

# 世情小说史

向楷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中国小说史丛书

# 世情小说史

向楷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柳明晔

封面设计 刘 炜

世情小说史 向 楷 著

---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50000 印数 0001—415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80518-374-0/I·239 定价: 16.50 元

## “中国小说史丛书”

### 编委会名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顾问	刘世德	邓绍基	林 辰	袁世硕	章培恒
主编	安平秋	侯忠义	萧欣桥		
编委	宁宗一	安平秋	齐裕焜	张 俊	杨 忠
	陈美林	陈庆惠	欧阳健	侯忠义	曹亦冰
	黄 霖	萧欣桥	萧相恺		

## 前 言

“中国小说史丛书”是原国家教委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倡导和支持的一套学术丛书。全国数十位古代小说研究者参与了这套丛书的酝酿、策划、论证和撰写。丛书共十八种，分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为断代史，计六种：汉魏六朝小说史（王枝忠著）；隋唐五代小说史（侯忠义著）；宋元小说史（萧相恺著）；明代小说史（齐裕焜著）；清代小说史（张俊著）；晚清小说史（欧阳健著）。第二单元为题材史，计四种：历史小说史（陈熙中著）；世情小说史（向楷著）；神怪小说史（林辰著）；侠义公案小说史（曹亦冰著）。第三单元为体裁史，计四种：笔记小说史（苗壮著）；传奇小说史（薛洪勅著）；话本小说史（萧欣桥等著）；章回小说史（陈美林等著）。第四单元为通史类，计四种：中国小说理论史（王汝梅著）；中国小说文化史（黄清泉等著）；中国小说艺术史（宁宗一等著）；中国小说研究史（黄霖等著）。断代史以史为经，以作品为纬，经纬结合，力求概括某一时代小说史的全貌；题材史、体裁史重在阐述某一题材进入小说创作领域的次第及其在整个小说创作中的比重和地位，或某一体裁的兴盛衰落的全过程及其特征和变化；通史类旨在揭示和探索其发展脉

络和规律。通过以上多角度、多侧面、分门别类、纵横交错地研究，希冀把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阿英、赵景深、胡士莹、谭正璧等前辈学者有筚路蓝缕之功，五十、六十年代不少研究者有继续开拓之劳，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本丛书旨在对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开拓和创新，进一步推进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以期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孕育、催生出一部划时代的《中国小说史》的伟著来。

本丛书在酝酿、规划中，虽也注意到丛书自身的协调和一致，诸如断代史之间的相互衔接，断代史、题材史、体裁史之间论题重合与交叉时应各有侧重和相互照应，但在各自撰述中有时仍会出现材料的交叉运用和观点的不尽相同，这有的是无法避免的，有的或许更有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最后，向支持本丛书的原国家教委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和接受本丛书出版的浙江古籍出版社以及关心、支持本丛书的学术界同仁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中国小说史丛书”编委会

1998年12月

#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世情小说的萌生	11
第一节 孕育：唐以前志怪辑佚中的“世情”因子	13
一 唐以前志怪小说中的“世情”因子	13
二 唐以前辑佚小说中的准世情篇	25
第二节 萌生：反映“世俗态”中人生的	
唐五代传奇	36
一 唐前期的世情小说（唐初——天宝）	41
二 唐中期的世情小说（唐肃宗至德—— 唐宣宗大中）	44
三 唐末五代的世情小说	63
第二章 世情小说的发皇壮大（宋至明中期前）	68
第一节 宋元市人小说中的世情篇	71
一 传奇——谈情、说爱、写欲	72
二 烟粉——人间婚恋欲情的理想补充	85
三 “银字儿”中的其他世情小说	90
四 整体发展特点及成长表征	94
第二节 宋元文言传奇中的世情小说	97
一 北宋文言传奇中的世情小说	98
二 南宋文言传奇中的世情小说	105
三 元代文言传奇中的世情小说	114

四	衰落中的发展·····	121
第三节	明中期前的世情小说·····	125
一	明中期前文言传奇中的世情小说·····	127
二	明中期前通俗小说中的世情篇章·····	140
第三章	世情小说的第一个高潮期（上）	
	（明中期至清初）·····	151
第一节	突兀而现的第一座高峰：《金瓶梅》·····	152
一	突兀而现又有根基的高峰——《金瓶梅》 出现的原因·····	152
二	难解之谜及其他——《金瓶梅》的版本、 成书年代、作者种种·····	153
三	一个活的社会——《金瓶梅》的思想内容·····	157
四	“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金瓶梅》 的艺术·····	164
第二节	学步《金瓶梅》的《续金瓶梅》与 《醒世姻缘传》·····	169
一	《续金瓶梅》·····	170
二	《醒世姻缘传》·····	175
第四章	世情小说的第一个高潮期（下）	
	（明中期至清初）·····	184
第一节	两股异流：艳情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	184
一	艳情小说·····	184
二	才子佳人小说·····	197
第二节	其他的世情小说·····	215
一	讲史小说与世情小说合流的作品·····	215
二	拟市人小说中世情篇章的新因素·····	221
第五章	世情小说的第二个高潮（清中期）·····	239



第一节	第一个高潮的余波：《姑妄言》《林兰香》……	240
一	《姑妄言》……	240
二	《林兰香》……	249
第二节	第二个高潮的前峰：《儒林外史》……	256
第三节	无限风光的巅峰：《红楼梦》……	271
一	两个难解的谜——《红楼梦》的 作者与版本……	271
二	一个真实家族中的真实的一切 ——《红楼梦》的主题……	278
三	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红楼梦》的艺术和价值……	290
第四节	《歧路灯》……	297
第六章	世情小说的衰微（清后期）……	305
第一节	《红楼梦》的余波：《红楼梦》续书……	305
第二节	仿“红”之作……	313
一	模仿多于创新的《一层楼》和《泣红亭》……	313
二	创新多于模仿的《蜃楼志》……	319
第三节	世情小说的末流：狭邪小说……	322
一	《品花宝鉴》和《风月梦》……	324
二	《花月痕》《青楼梦》和《绘芳录》……	329
三	《海上花列传》和《海天鸿雪记》……	333
结束语	……	342

## 绪 论

无论进行何种研究，首先都得确立研究的对象，界定研究的范围。世情小说史研究的是世情小说发展的历史，所以确立世情小说的定义、界定世情小说的范围，自然也是首要的任务，这就牵涉到一个小说分类问题。

关于世情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的开头有一段话论及：

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这大约是最早对世情小说的概念范围作出界说的文字。可能因为这段话是紧接上篇“明之神魔小说（下）”说的，又加前面已有过“元明传来之讲史”两篇，再八篇之后方论及侠义公案小说，故这里主要在阐述世情小说与神魔小说的区别，强调的是“记人事”，是虽“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至于它与讲史、侠义、公案的区别则并未言明。这段话中讲到的“银字儿”，乃是宋市人小说中“小说”一家的别称，它包含着烟粉、灵怪、传奇等八目，显非这里说的“世情书”这个概念所能够包容的。而所

说的“发迹变态”，实在也不是“世情书”独有的内容，它乃是灵怪、传奇、朴刀、杆棒等“说话”名目都可表现的一种主题思想。《醉翁谈录》就说过：“骤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这“寒门”之中出来的人的身份便颇复杂，其“发迹”的道路也可多种多样。贫寒的读书人固可通过科举考试等途径而身登龙门；穷困的武夫也可通过从军立功或护驾有功而跻身上层社会。前者也许还可归入才子佳人小说等“世情书”中，而后者则完全是英雄传奇故事。因此，单根据上引的那段话，我们是无法给世情小说作出一个准确而明晰的界说的。最早接触到世情小说精神实质的是上述那段话中“描摹世态，见其炎凉”二语，然而在论述的实践中，《中国小说史略》又将“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揭其奸弊情伪颇力的《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从“世情书”中剥离出去，另立“讽刺小说”“谴责小说”等目，既见出全书分类标准的不统一，更反映出其对世情小说界说的不严密和界说范围与论述实践的相分离。但尽管如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那一段话，还是为我们进一步较为准确地界定世情小说的范围指明了一条大路。

看得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主要是从小说的题材分类的。从题材的角度看问题，中国的小说，约言之可分两类：一曰叙鬼神，写的是宗教的幻化世界；二曰记人事，写的是现实世界的真实生活。叙鬼神者，鲁迅称之为“志怪书”“神魔小说”，亦有人称“志怪”“神怪”“灵怪”。记人事者则颇为复杂，写军国大事的称“讲史”，崇英雄的或称“侠义小说”，或谓“英雄传奇”，重断狱的叫“公案”，兼狱案与英雄的则曰“侠义公案”小说。世情小说也是记人事者的一种。

“世情”者，世态人情也。揣摹“世态人情”四字的内涵，结合中国小说发展的实际，我以为，世情小说应该是指那些以描写

普通男女的生活琐事、饮食大欲、恋爱婚姻、家庭人伦关系、家庭或家族兴衰历史、社会各阶层众生相等为主，以反映社会现实（所谓“世相”）的小说。具体地说，世情小说应该是记人事者一类中“讲史”“公案”“英雄传奇”（侠义）、“公案侠义”之外的所有其他小说的总称，它包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列入“人情”“讽刺”“谴责”“狭邪”等篇目中的诸种小说在内。“雅小说”可以写世情，“俗小说”则更适合于写世情；短篇的市人小说和拟市人小说能反映人情世态，长篇的章回体小说更能细致地描摹世相人生。我以为，这样去界定世情小说的范围，这样去定义，方能够达到“名”与“实”基本相副，标准基本统一。这本小书，便将按照这种定义和范围去描述中国古代世情小说发生、发展乃至衰微的历史，并力图较为准确地确立世情小说中一些重要作家作品在整个世情小说乃至整个中国小说坐标系中的位置，发掘出世情小说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以及它和其他题材小说，和其他的文艺样式，特别是和戏曲发展之间的关系等，以期较为明晰地勾勒出世情小说发展的线索，揭示出它发展中一些较为重要的规律。

中国世情小说发展的历史，约略可分七个阶段：

一、唐以前是它的孕育期。唐以前，中国小说虽处在一个自发阶段，但以现在小说的定义去衡量，却确实有大量的“小说”体的文章存在。其中最具小说意味的，自然是那些“志怪书”。志怪之作谈不上是世情小说，但作为生活的反映的作品，尽管其时还只是实录当时的一些传闻，或者纯系为张皇宗教而作，但是其所描绘的光怪陆离的世界，总要折射出现实生活的光彩。从现存的志怪书中，我们也明显地看出，其中有大量的“世情”因子。辑轶小说记录的本是社会的遗闻轶事，是入不了史的史余，进不了正史的野史，按理，世情题材应该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可惜那

时候的人们太重历史，即使是史余、野史，也总脱不了记史的浓重气息，真正的描摹人情世态、表现普通人生活琐事的篇章，仍然极少极少，这情形一直持续到唐。

二、唐、五代为它的萌生期。小说发展到唐，除了传统的志怪辑轶一类笔记体小说之外，又兴起了传奇体小说。中国小说的发展，开始进入了自觉阶段。随着传奇小说的出现，中国的世情小说开始正式萌生。唐传奇作者们不仅“故设幻语”、“作意好奇”，有意为小说，而且开始有意识地将人情世态写进小说之中。如果说，唐以前的小说味特浓的小说，叙写的主要是“神话（故事）”“仙话”“鬼话”，那么到唐则渐入“人话”的阶段了。可以说，一批真正的世情小说出现，乃是唐代小说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小说开始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宋至明中前期是它的发皇壮大期。宋代人对中国小说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他们继承且又不同程度地发展了前此就有的笔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更在于他们使滥觞于唐代的市人小说发皇壮大起来，使得中国的小说发展更具自觉性，更具平民性，更具人情味，也更具艺术性。中国的世情小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市人小说的出现而逐步发皇壮大起来。作为其发皇壮大标志的是在市人小说中出现了一个“传奇”小说群，专叙世间普通人的爱情婚姻。还有一个专叙人鬼之恋的“烟粉”小说群，似是在对人间不美满婚姻作着某种补充。而且，入宋以后，无论是市人小说还是传奇小说，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开始成了小说的主人公，越来越多的作品描述着平凡人的细琐之事。

四、明中叶至清前期为第一个高潮期。作为世情小说第一个高潮期出现标志的，是皇皇百万言的巨著《金瓶梅》。《金瓶梅》一书所反映的人情世态，无论就其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随着《金瓶梅》的出现，涌现出了

一批以反映男女饮食大欲、恋爱婚姻、家庭人伦关系、家庭盛衰历史、社会各阶层众生相为主的短、中、长篇小说，像“三言”“二拍”、《型世言》《欢喜冤家》中的世情短篇，像《棹机闲评》《续金瓶梅》《醒世姻缘传》《鸳鸯针》，等等。由此，又分出了两股异流——才子佳人小说群和艳情小说群。

五、清中叶为第二个高潮期。《姑妄言》《林兰香》可以说是《金瓶梅》《醒世姻缘传》这一类世情小说正流的余波。《儒林外史》就源流而言，乃是《鸳鸯针》《钟馗平鬼传》等反映社会某阶层众生相以抨击时弊的小说发展到顶峰的作品，又可看作这一期间世情小说高潮的前奏。而作为这一时期世情小说高潮标志的则是《红楼梦》。《红楼梦》不仅是这一时期世情小说的顶峰，而且是整个世情小说史乃至整个中国小说史的巅峰之作。与《红楼梦》差不多同时出现的《歧路灯》则犹如伴着明月的巨星。

六、清代后期，世情小说经历过一段衰微期。其间，较重要的作品有《蜃楼志》《一层楼》《泣红亭》等。《蜃楼志》仿“红”而重于创新；《一层楼》《泣红亭》仿“红”而较少创意。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个狭邪小说群如《品花宝鉴》《花月痕》《海上花列传》等，它上承明末拟市人小说中《卖油郎独占花魁》等以妓女为题材的作品，也与艳情小说中的《弁而钗》《宜春香质》相联，只是格调略见高雅；又因与才子佳人小说颇为相类，故也可视作才子佳人小说的余波。

七、清末为新世情小说的崛起期。这期间，出现了大批彻底面向社会的小说群——鲁迅先生所谓的谴责小说。这批小说全面抨击官场，全面抨击现实社会。其中虽不无怀旧的呻吟，更多的却是说那社会不改革不革命不行，国民性非改造不可。作为其理想社会的参照系，再也不是三皇五帝那样的世界，而是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英美等资本主义社会。较为重要的作品有《官场现

形记》《文明小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负曝闲谈》《冷眼观》《孽海花》《新上海》等。这批小说，寻其源，盖在《儒林外史》等。

由于题材的不同，世情小说在艺术上也颇有些与其他小说不同的特质：

一、故事情节。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公案侠义、神魔灵怪等小说，情节以“奇”为胜，“奇”是这些小说的故事基调。神魔故事本身便具有奇幻的特点，最易耸动人。中国早期小说之所以以志怪为主，除了宗教方面的原因，恐怕这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到了宋代，中国小说的发展早已进入自觉阶段，“说话人”对于灵怪题材的兴趣，依然十分浓厚。《醉翁谈录》所录宋人“说话”名目，“灵怪”“烟粉”“神仙”“妖术”占了极大的比重便是明证。“公案”小说则于“奇”之外，还讲究故事的曲折，但曲折的基调仍然是“奇”。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更是以出“奇”制胜：《三国演义》关羽一柄大刀重八十三斤，离开曹营，过五关斩六将，一次次遇险，一次次化险为夷；《说岳全传》岳飞枪挑小梁王，岳夫人在岳飞遇害后充军云南又巧遇梁王妃，还有气死兀朮、笑死牛皋等情节，无一不透出一个“奇”字。世情小说则不同，它虽也讲究情节的曲折，但作为这曲折基础的首先是“真”，是以“真”取胜。因为世情小说叙写的是现实社会，与隔膜一层的历史不同；叙写的是世俗社会，与斑驳陆离的灵怪世界不同；叙写的是普通人物，与英雄、圣贤、超人不同。世情小说叙写的种种情事，描写的种种人物，大家都看得见、摸得着，作品若不贴近真实生活，人们很容易觉出它的假。所以，鲁迅说，《红楼梦》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是“叙述皆存本真”。小说基调的由“奇”向“真”过渡，实际上也是中国小说进化的表征。

二、作品风格。英雄传奇、侠义、神魔小说描写的人物，尤其是主人公，多系超人，书中的事物，也多是超现实的，与世俗社会、普通人生本就完全不同；历史演义所写则是远离现实的过去，书中的主人公虽曾在历史上活跃过，但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汰洗，世俗的平凡人生早已褪色，留下的多为与军国大事相联的宏图大业，主人公似也远离了人间烟火；公案小说虽比上述诸种小说贴近现实，但中国的公案小说，官员断案多靠神灵的启示，代表的是一股冥冥中的巨力，实也具超人的性质。因此，这些小说从总体来说，多显得雄浑豪壮，如大江大河汹涌澎湃。《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杨家将》《三侠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等，莫不如是。世情小说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那些丰功伟业，它们叙写的是平凡的人生，作品多像溪流小湖，虽不无波澜，但较少那种大开大阖，体现出俊逸细腻的特点。

三、形象塑造。历史演义、神魔、侠义等小说与世情小说，由于在题材内容上的不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很有些不同的特点：前者多采用粗线条勾勒的方法，后者则多细致描绘，层面也更为复杂丰富。中国的小说和小说理论，受绘画和画论、戏曲和戏曲理论的影响颇大，因此，中国的小说多有某种程度的轻造形而特重传神写意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历史演义、神魔、侠义小说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世情小说则虽也重传神、写意，相比较而言，却不过分轻视造形。而且，历史演义、神魔、侠义小说中的人，其人性更多地体现于“社会性”中，尤其是历史演义体的小说，人性的政治、伦理属性更见浓重。世情小说中的人物，人性中则明显地有较多的“自然性”，体现为一种政治、伦理性和人的“本能性”的胶着融合。因此，历史演义等体裁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呈现出来的共性较多，而世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个性化的色彩便明显浓烈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世情小说的这些艺术特色有一个发展变化的流程。以故事情节而言，明中叶以前小说中的世情篇章，也多着意于“奇异”，那种真实的世俗化的特点，从《金瓶梅》开始方才得到加强，至《红楼梦》而臻于完善。人物的描写，虽于宋元的市人小说中，便已趋向细腻，但也是到《金瓶梅》才更见功力，人物也更具个性，至《红楼梦》则更见成熟、完美。世情小说的这些艺术特色，在其高潮期的成熟作品如《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歧路灯》之中，才表现得特别明显。

世情小说的发展，总是比其他的小说晚一步：到唐代方始萌生，至宋方始发皇壮大。在历史演义、侠义公案早已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后很久，神魔小说也达到了高峰期，出现了《西游记》，而世情小说是在此后若干年才涌现出来第一个高潮，有了《金瓶梅》。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究竟是什么原因？最为重要的似有以下两点：

一、世情小说的发展，与城市经济、商业交往的发展，有更为密切的联系。城市发展，市民壮大，尤其是市民阶层经济力量的增强，对旧有的品阶制度，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市民对于旧有的各种势力而言，也无疑是一种新生的异己力量。这种力量要求各方面有更多的解放，新的思潮因而随着出现。有宋一代，正是城市经济空前发展、市民队伍空前壮大的时代，程朱理学固然是一种思想的禁锢物，但它之所以产生，至少也说明存在着某种与之对抗的思想力量或实践活动，使二程和朱熹们再也坐不住了。明代中叶，资本主义已经萌芽，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更为茁壮。与这种社会实际相应的是王艮“泰州学派”的诞生，其哲学观念强调的便是人情、物欲的合理。作为这一学派另一代表人物的李贽，甚至明明白白地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明显地在与宋明理学唱反调。《金瓶梅》所描写的那个世界，那种